

选择了迷失，
就是找到了不变的方向。
当人类群都在匆忙行走中，
那个群中静止的站立者，
就是裸思者！
——裸思者说

裸思者波木 流年之中的“百根园”

采访文 黄梦斯 图片提供 马晓春\波木工作室

“当人的栖居生活通向远方，
在那里，在那遥远的地方，葡萄闪闪发光。
那也是夏日空旷的田野，森林显现，带着幽深的形象。
自然充满着时光的形象，自然栖留，而时光飞速滑行……”
对于几个小时前还在喧闹的城中拥挤的我，
眼前的风景与心中浮现的荷尔德林这首抒情的《远景》一般，
自然的美好在这夏日的雾霭中闪光。

冬季“百根园”，平日扑面而来的一片繁茂草木，都隐于白雪下的泥土里安睡了，只留下树影间这座朴素的“裸思宅”。(上一网页)

花园里,草坪树木郁郁葱葱,像是法国19世纪巴比松画派艺术家笔下的画作。(本网页)

四季的田园诗

时值北方盛夏,百根园中草木旺盛,加之那日雨水将近的潮湿空气,层叠的、充满节奏感的绿色被薄雾柔化,绿野之美沁透而来。我想,确切地表达,这里不是一个“花园”,而是一处小小的“田园”,并非嚼字咬文,只是一字之差,“园”的气质亦会有微妙的差异。这个小的田园并没有被刻意地精致雕饰过,田地间的自然之气大过以人为主体的花园的精巧。

在园中随手拈一株花草,波木都会极其详尽地娓娓道出它的名字、属性、特点、培养方法,甚至植株品种的历史等等。在波木培养的草木间隙中,也有许多他自己并不认识的植物。他说那些都是来往的鸟儿衔来洒落的种子。语气中仿佛虫鸟都是相熟的友人,来园中做客馈赠一束鲜花一般,既亲切又浪漫。田园也就如此这般,在自然生灵的共同养育中,方有自然之气升腾。

在波木的书房出来,有一方极小的院落,是在园子中特意围合出来的“园中院”,明亮开闢的大窗外,一棵柿子树紧紧贴窗而生,像是用延展的

枝桠庇护着家园。柿子树百年成木,这棵树是从古时上苑村中留存下来的。虽然树龄不清楚,但一定比我们的生命长,也一定见识过我们不曾见识的历史,有我们不可知的智慧。那么,它能生长在这里,就善待它,继续在这里,虽然如今看起来它和建筑的关系过于紧密,但这是紧密的借景关系,存在即有其不可言说的奥秘之处。

当波木正和我们聊着那棵有故事的柿子树时,一株刚刚一米来高的细弱小树苗正歪斜在墙角,波木像是对待一个顽皮的孩子一样,苦恼于是去除它的顽劣,还是就其自由成长,最后决定搬来一个古朴的大陶罐,支撑住树苗,助它形成一种向上生长的力量,同时也随手造就了一隅充满意趣的庭院小景。田园之美,有时并不在于更为高超的修剪技巧和培育技术,更在于人和一草一木间如此的小小沟通。在园中闲逛,可以感受到波木并不是在制造一处处优美的景致,而是内心之中对于田园与自然生活的真实热爱。

在一个雾气蔼蔼的盛夏日,我们按照波木发来的一条详尽的路线短信,辗转从城中驱车来到了京城北郊的上苑艺术家村。和很多的艺术家村一样,民舍街巷中偶有几座充满个性的院落,标志着它们和普通乡村的不同。艺术家波木的家在村中心的一个缓坡上,并不十分出挑突兀,素灰色的院墙和几角露出的建筑似乎也能与周遭村落相溶不悖。

进门车停前院,院中一方小菜园和几声犬吠瞬间把隐居乡野的生活趣味泼洒开来。又经一道大门,从前院移步后院。扑面而来的是一片繁茂的草木,以及隐于花树后一座朴素的建筑。

在波木的书架上,有一排关于植物的书籍,种植维护皆有方可寻,除却科学的方法,园中花木也有颇多美学的考量,譬如形态的呼应、季节的搭配,几棵朴素挺拔的白桦树和长长一列艳丽的橙红的射干花相映成趣;一株生命殆尽的枯树,却保留着曾经努力生长的姿态,如今被细软的、本身并无姿态的青藤攀爬,成为另外一则生命故事。四季更迭雾霭流岚间,每一季都有花草树植应季生长,夏日傍晚有蜻蜓点芦苇的曼妙,隆冬时分也有白雪落红柿的情趣。一处田园承载着季节轮回,也用一沙一叶吟诵着时光流逝。

波木说他的园子中有一百种植物以上,所以叫做“百根园”。而事实上,一年四季间,随风随虫鸟而来的新植也生生灭灭,具体有多少并不可知,也不重要。“顺其自然”是一种古老的生活智慧,也意蕴于这一片草木之间。

雕刻时光的印痕

波木的家,如同一个历时悠长的雕塑,在他心与手感念的把握间,在时间钝挫的刻刀中,缓慢成形,又悄然变化,似乎永远没有完成式,但时时刻刻都是进行时。从1998年置地到我们今天看到的“百根园”,前后十多年间,波木在这片乡村土地上,修修剪剪。修剪着植物,修剪着建筑,也修剪着自己的生活。建筑的三次改建与新建,室内功能的改变带来的空间的扩大,大门的位置的改变所带来的动线的变化,墙上地下的陈设……每一点的修剪,都是生活偶然变化的必然结果,是无形的生活内容在生成与裂变间对于实体形态的需求,它甚至是无需“设计”,更不必粉饰,只要顺从这种偶然与必然变化,便是这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家,便是最恰当合适的建筑与园林作品。于这个意义,也正如同博伊斯所言“人人都是艺术家”,人人都是家的最佳创作者。在这个“人人都是艺术家”的时代,又有多少人能够成为或收藏自己的作品呢?

一个人家中陈设,生活细节,甚至表情神态都是其以往生活阅历累积后的悄然流露。而面对波木的“裸思宅”,西方与东方的审美并存一室,角落间也有诸多颇具戏剧化的存在。这点点滴滴都暗合呼应了波木的生命轨迹。



书房一隅的香蕉树是友人从云南西双版纳带来的礼物,每年盛夏(已连续3年)都有香蕉品尝。(左页)

波木的书房临窗借景,一壁大窗迎窗外的四时变幻,坐在古老皮质的英伦沙发上沉浸在古典音乐和真火壁炉的交响世界里。(右页) 摄影:马晓春

这个自幼随家庭跨越南北，从哈尔滨迁徙到四川德阳的人，也许命运中就被赋予了游走的定数。少年时又再一次从南方到北方，从四川美术学院附中考入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开始自己独立的大学生活。那时正是八十年代初的中国，到处蓬勃着青春的理想与激情，波木也是其中一分子，一次摄影大赛的头筹，让他拥有了一台哈苏相机，于是他开始用相机记录一个少年敏感的心之所见，并且在毕业后凭借自己在法国获得的摄影大奖接受了来自巴黎的邀请，开启了一段多年的旅居法国的生活。波木对于美和浪漫的敏感与这段旅居生活不无渊源。

波木在很小的时候便在收音机中接触到了西方古典音乐。从莫扎特到德彪西，从马勒到斯特拉文斯基，再到勋伯格……古典音乐成为挚爱，就此沉湎。直到今天，古典音乐仍是他每日的心灵补给，宽敞的客厅一角，一架百岁的法国老钢琴物化了内心的热爱，也让家中洋溢着音乐之美。而家中大大小小的欧洲古董家具各具其态，都是波木数十年来一件件亲手收集，不远万里的典藏。聊起每一件家具，波木都深为喜悦，一件欧洲的餐具矮柜，打开来是全套擦拭一新排列整齐的银质餐器，波木了解每一件家具里的机巧，有些也为了顺应自己的生活习惯而做了小的“再设计”。家具陈设不是为了填充空间，堆砌貌似高雅的品质感，而是真正为了生活和乐趣而存在的“记忆珍宝”——无论它是价值连城的古董家具还是某棵树下捡回的无名松塔。

波木亦是一个擅于思考且乐于思考的人，在微博上他自称“裸思者”，每日分享着他喜爱的音乐和书，思考的近乎哲学的片语、对于亲友热情的关爱……而对于自己喜欢的事情波木也有—种天然的热情，他说自己每天都保持听法国新闻和法国音乐网络电台的习惯，有时候甚至不在意具体的内容，就是纯粹的喜好和一种生活方式简单的延续。

客厅里的镜子、吊灯、壁灯和家具大都是从法国运回来的古董。

初夏“百根园”里怒放的八仙花。(左页)

落地窗前摆放着19世纪法国拿破仑三世的座椅。1911年的法国古钢琴 (GAVEAU 1911 Paris) 静立左侧, 墙面放置着波木收藏的摄影作品。(右页) 摄影: 马晓春

心路际遇

从后院的生活空间, 穿越园中小径, 便可来到前院的工作室建筑中。波木说“作品不疯没希望, 人疯了也没希望”, 所以生活和工作要彻底分离, 但却又通过一段自然之路微妙地联系在一起。

工作室中是波木近年来思考的“结果”和感悟的“形态”, 大部分的作品延续着黑白胶片摄影的纪录感, 但又抽离于摄影的真实。在这些几乎全部未完待续的作品中, 依稀可见最近几年间波木的心灵状态。在一系列综合材料作品中, 每一件都有一个隐藏的十字——波木说这正是他对于“生死”之念的思考。

从八十年代到今天, 近三十年间, 波木尝试着用各种艺术语言表达着每一段的心路之际遇。在少年懵懂时, 大学新学年, 他在中央戏剧学院上课七天后退学转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学习平面设计。期间镜头又成为他最重要的表达途径, 伴随着相机, 云游四方。大学毕业后的三年间走过大半个中国, 1989年, 他在三年的云游中拍摄的照片被德国慕尼黑Bucher出版社编辑成书, 名为《中国之中》。每个人对于更新自己内心能量的方法都不尽相同, 感受到的气息亦不相同, 波木对于生命和生活的感悟有很多来自于云游行走, 行走在全然不同的世界里, 于不同的风景人情中获取滋养内心的能量, 再把这种能量和情感“灌注”回自己的生活里。于是, 默默之中, 生命在变化, 生活方式在变化, 艺术形态也在变化。九十年代初的法国生活, 波木继续着影像的生命记录。并且在国际摄影界享有声誉, 行近新千年, 波木也开始接触了建筑设计, 自己建造工作室, 并且受邀在全球拍摄建筑大师贝聿铭的代表作——这是一次影像与空间的游走。或许也对波木之后的艺术创作带来了启迪。之后的十多年, 他继续着拍摄, 同时也成立了自己的BoARCHI建筑设计事务所, 正式开始尝试小型“私建筑”设计。艺术创作也拓展了更多的媒材, 愈发综合。而艺术和生活之间相互启发, 互通感悟, 波木的艺术作品和家的形态亦严重分裂又互为结果。





客厅里，19世纪法国巴洛克风格古董镜子搭配20世纪初意大利新艺术风格水晶吊灯。（左页上）摄影：马晓春
盛放牡丹花的“花瓶”其实是搪瓷痰盂，亦可谓“雅俗共赏”。（左页下）
19世纪法国古董级的酒柜、中式木制案几以及1878年的大型木制烛台。（右页）摄影：马晓春

一个家在一个状态中, 表达着一个生命的段落。生命章回的更迭, 也会在居所中表现出来。波木说, 他已经彻底从他城里的房子搬离出来, 如今这五亩地就是全部的生活。仿佛切断了自己内心的游移与回退之路, 年近不惑, 便可以坦荡荡的沉下心来, 开启另一段诗意的生命书写。

裸思者说: 失序就是我的秩序。✕

注释1:
裸思音译自英文“迷失 (Lost)”, 裸思者L(a)ostist 就是裸露的老子 (Laotse), 老子在中文口语里常用作“我一自我”。裸思主义L(a)ostism就是清空主义的主义。波木常用“裸思者”作为笔名。

波木简介
艺术家波木, 原名高波, 一个扩大的艺术感知者、裸思主义和有机艺术的先行者。
1983年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附中, 1987年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毕业后在北大附近开始独立艺术家的“北漂”生活, 之后这里逐渐形成了“圆明园画家村”, 纪录片《流浪北京》记录了波木这段“盲流的日子”。1990年波木旅居法国, 签约法国VU视觉图片社。1998年在北京上苑艺术家村建立工作室至今。波木创作主要集中在综合材料、新媒体艺术、有机艺术和戏剧现成品上。

个人网站: www.bomuart.com

新浪微博: 裸思者



艺术家波木与他的最新作品“自然安魂曲系列”。摄影: 马晓春